



五爷

□谭鑫

村里有传言说，五爷曾经是个“地主”。

五爷家吃饭时，他不动筷，其他人不得上桌；若是家里有亲戚来，开口三句话，有一句准是：“五爷在哪儿？”就连周围邻里有事需要张罗，五爷没到场，话事就像缺了主心骨，其他人说话都作不得数。

我刚上幼儿园那会，曾问过五爷：“你是地主吗？”五爷吸了一口旱烟，用粗糙的拇指摁灭烟斗上的火星儿，再把剩余的烟叶小心翼翼地抽出烟嘴儿，吹净烟灰，叠进上衣口袋，然后卷起袖子擦了擦烟斗，顺势轻敲了一下我的脑袋。那绝不离手的烟斗是祖传的。

五爷在家中排行并非第五。相反，他在我爷爷这几个亲兄弟中，排老大。但不知谁带的头，村里人都在姓氏之后添了个“五”，“五爷”自此叫开。

五爷独子去世得早，膝下孤孙尚懵懂。或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和亲兄弟的儿子——我父亲过从甚密。加上父亲上过高中，识文字、懂算术，他们常碰头合计。

父亲和五爷过从甚密，以至于我亲爷爷都看不下去。某年我家修葺楼房，需要些木料盖顶。这事父亲事先已向爷爷说明，爷爷也应允了。不料开工那天，诸事皆毕，只等工人取材急用之时，却发现柴房里空空如也。父亲问爷爷，爷爷双手一摊，说木料已做它用。

父亲不想再强求于人，二话不说提起篾刀就准备自己上山砍伐木料。恰巧五爷路过，问清楚来龙去脉后，找到我父亲，顺着他家的方向一指：“我家柴房还有些闲置的木料，你带人去选，看得上哪块挑哪块，先应急。”

回头，五爷又对我母亲说，“搬木料的事，对外就说是去别处借的，免得娃儿他爷爷知道了多心。”

五爷曾对我父亲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虽然你高考落了榜，但好歹也算个文化人。但生活不同，生活里头有十八般武艺，每一样都够得你好生学习。”

由于父亲的缘故，五爷对我也多照顾。在五爷家里，别人不敢上桌，我敢爬上凳子伸手开抓。碰到村中不地道者路过，我敢口无遮拦见面一声国骂。遇到大龄孩子的欺负，甚至是父母的“教育”时，我也敢大声嚷嚷：“等着！我去喊五爷来，有本事莫跑！”

就这样，五爷成了我的护身符。

幼年的我满肚馋虫，对吃的东西比较上心。又怕五爷健忘，所以在央求得到同意之后，总还会时常叮嘱五爷：“五爷我想吃三角粑，你明天记得买哟。”等了半天总不放心，又重述一遍。等了一夜还不放心，天没亮就跑到五爷窗前对他说：“五爷我想吃三角粑，今天赶集有人会在岔路口卖，你早点去买嘛……”

关于我的吃食，五爷也从未健忘。有一天，五爷忽然主动问我，最想吃啥，我想到了近期在广告中看到的全新零食——果冻，我咂咂嘴说：“那是我从电视里看到的，都不知道真的是啥颜色呢。”五爷把烟斗往背上一套说：“行嘛，你今天下午就会晓得它长啥子样子了。”

那天下午，我忍不住向小伙伴们炫耀了很多次，也往五爷家跑了很多次，结果都没见到五爷，自然也没见到果冻。小伙伴们都在嘲笑我是骗子，我眼睛一红，冲他们大声辩解：“我不是骗子，明明五爷才是个骗子。”

等到天色擦黑，我仍旧没能见到五爷。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还是没见到五爷，他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没有五爷的日子很难熬，不知道过了多少天，直到“果冻”都变成了小伙伴们懒得取笑的一个老笑话时，我终于见到了果冻，也见到了五爷。

那果冻的颜色让我终生难忘，它和病床的床单颜色雷同，都是白色。

病床上的五爷把果冻递给我：“你看看是不是电视里的那种？”房间里的人有点多，我突然紧张起来，平常我大喇叭的声音竟然有些细若蚊蝇：“是……”

“那你吃一个。”五爷说话变得有点模糊，像是隔着烟雾。

我照着广告里的样子，拿出果冻，先撕开，后张嘴，“咻溜”一声把果肉吸进嘴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病房的原因，我总感觉它的味道，跟之前梦里的不太一样。

不管怎样，五爷没有骗我，我总算知道了果冻长什么样子。

五爷买给我的果冻，长得像一只气球。从那天起，比起果冻，五爷就更像一只气球了。只是，气球全靠一口气撑着，气一走，气球也就不再是气球，人也一样。

五爷最终还是走了。

说来奇怪，五爷去世时我竟然没有感到一点悲伤，只是按照大人吩咐去做。或许没有五爷在场，我连和众人叫板的底气也一并失去，只能唯唯诺诺、听命行事。直到看着五爷被人们抬进那个冰冷的砖窆里，和不离身的烟斗一起锁入与世隔绝的空间中，我才逐渐懂得逝去的意义——那可比失去一个气球，难受太多。

五爷，像我斑斓的童年里，温暖而短暂的一个梦。

五爷一走，童年的颜色也渐渐由不得我来掌控。某天，我在班上公开被老师冤枉。连事后赶来的母亲都被谎言蒙蔽，用棍棒狠狠地教育了我……我连哭带跑奔向五爷的家，本能地认为世上只有他能洗刷我的冤屈。

我习惯性地推开门，准备像往常一样喊五爷时，突然发现，“五爷”这两个字，有些生疏和拗口。

我突然掩口，泪如决堤。我第一次彻底懂得，世上再无五爷，只有我独自舔舐呜咽。

自五爷走后，每年春节，我都会去给五爷烧香，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去年春节，我错过了烧香。在深感内疚的同时，想起此前父亲揭开的那个谜底。原来，五爷中年曾丧偶，有过两次婚姻，因此名下田土比普通人多出少许，村里有好事者散播传言：五爷到处“搜刮田地”，有“五”亩多，宛如一“地主”。

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地主，只觉得某些人心，比世上任何谜题更难领悟。

在某次回乡途中，不经意间我又绕到了五爷的坟前，恰逢清闲，于是就地小坐。稍行注目礼之后，我顺势理了理四周的藤蔓，借着风的轻语，沉默着感应彼此的新旧变化，最后习惯性地打开烟盒，为五爷点燃了一支烟。淡蓝色的烟气缓缓升起，似有似无、断断续续，像我童年里那些散化不开的梦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锄头

□卞中恒

父亲的那把锄头，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它伴随着我度过了童年岁月，在成长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那把锄头，已经有些年头了。金属的锋利部分被时间的流逝钝了下来，斑驳的锈迹让它显得更加朴实和厚重。尽管看上去不起眼，但它却是父亲耕耘田地的得力助手。

春天来临，父亲就会拿起那把锄头，沉稳而熟练地握在手中。他的汗水涓涓滴落在土地上，与锄头的触碰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奏响了一曲生命的交响乐。我在一旁看着父亲的背影，他用力劈开土地，耕耘着希望，也收获希望。

夏天阳光炙热，大地干裂，父亲依旧坚守在田间。他挥舞着锄头，翻动土地，让作物能够吸收足够的阳光和水分。他用坚持与努力，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温暖家园。

秋天的丰收季节，父亲再度拿起锄头，这是收获的时刻。他小心地将成熟的庄稼割下，放在一边，收获的喜悦溢于言表。父亲笑得灿烂，他将那把锄头放在一旁，宛如在向丰收的土地致敬。

岁月如梭，时间匆匆而过。如今，我也走上了父亲曾经耕耘的土地。当我握住那把锄头的瞬间，仿佛能感受到父亲的力量和智慧在我手中流动。它是一种传承，一种血脉相传的联系。

父亲的那把锄头，不仅仅是农具，更是坚韧和奋斗的象征。它不仅是在田间助力，更在生活旅途中给予我鼓舞。每当我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会想起父亲，在他坚毅的背影中找到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和那把锄头依然活在我心中。我会将他的精神传承下去，用那把锄头继续犁耕前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送米面

□董运生

前几天，朋友喜得贵子。我前去看望，红包之外，还提了6斤土鸡蛋、2小袋高山大米。妻子感到好奇：“拿点礼金就行了，为啥还带鸡蛋和米？”我说：“在我们老家，孩子满月要‘送米面’，礼金之外，还要带点米面。”

朋友和我是老乡，在老家部分地区，孩子出生后12天或满月，有“送米面”的习俗。通俗点说，“送米面”就是新生儿的亲长尤其是外婆家以米面等礼物对孩子的出生表示祝贺，孩子的父亲则摆酒宴表示感谢。之所以选择在孩子出生后12天送米面，并无一定说法。孩子出生后，孩子的父亲要到岳家去报喜，旧俗生男孩提一只公鸡，生女孩提一只母鸡，看了报喜的礼物，便知新生儿性别及如何预备贺礼。

接到喜报后，孩子的外公外婆就要开始张罗“送米面”的事了。孩子的外婆、舅母、姨妈等女性亲戚为孩子缝制衣物、采购银饰等物品；孩子外公则将喜事告知亲戚邻里，做好各项准备。亲友们得到喜讯，一般都会提前将礼物集中到孩子外公家。东西差不多齐备了，就要在“送米面”前一天将所有礼物装起来。礼物装好后，还要贴上红纸条图个喜庆吉利：鸡蛋粘上红纸剪的花，柳条篮把儿用红纸缠起来，盒子用红纸条封起来。送礼物的担子也有讲究，多少不拘，但为双数，取好事成双之意。

“送米面”当天，距离远的将担子装车，到新生儿家附近卸下来再挑进去；距离不太远的则直接挑着，步行而去。亲族大的，“送米面”的队伍有好几十米，一路有说有笑，很有排场。一般来讲，新生儿的祖父和父亲要亲自带着香烟及迎接队伍到村口迎候，迎到后燃放鞭炮，再敬烟、寒暄一番。进院子以后，男客按辈分在堂屋就座，女客则去探看新生儿，然后就近落座。酒宴开始前，要上一道葱花鸡蛋稀面条，面条又细又长，寓“长寿”之意。吃了稀面条，酒宴正式开始，先是热菜，后是凉碟，上了凉菜，新生儿的父亲方按辈分依次对宾客敬酒致谢。席罢，“客走主人安”。孩子的父亲、祖父依例带上香烟、红包，将客人送至村口，“送米面”的整套程序这才算基本走完。

近年来，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多，留守山乡的老人和妇女们已很少再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了。有亲戚家生孩子“送米面”时，很少有人提前多日磨麦子、打米了，除了少数上了岁数还惦记着“老路数”的老人们。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